

爱我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我 愛

亞弗勤哥著

殊春
雷晴
令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我 愛

每冊實價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亞弗勤哥

譯 者

春殊
令
雷崎

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A. 亞弗勤哥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九
第三章	三〇
第四章	三六
第五章	三七
第六章	三九
第七章	四〇
第八章	四一
第九章	四七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第二十二章	三三
第二十三章	三三
第二十四章	三三
第二十五章	三四
第二十六章	三四
第二十七章	三五
第二十八章	三六
第二十九章	三六
第三十章	三七
第三十一章	三三
第三十二章	三六
第三十三章	三六

第三十四章	1	三四
第三十五章	1	三四
第二十六章	1	三〇
第三十七章	1	三一
第三十八章	1	三三
第三十九章	1	三〇
第四十章	1	三六
第四十一章	1	三七
第四十二章	1	三九
第四十三章	1	三六
第四十四章	1	三五

第一章

尼哥諾爾用手肘撐起身來，拈着鬍子傾聽了一會。然後他掀開毛毯，慌慌張張地跑到那有一個駝背坑工哮喘着在結草鞋繩子的角落裏。尼哥諾爾拍一拍他的肩頭，急急地問

『汽笛叫了好久嗎？』

駝子睡眼惺忪地向他瞥了一眼，重又結着草鞋回答道

『不，剛纔叫的。』

尼哥諾爾放了心。他就走到水槽旁邊，用手掌併成個水杯子，舀起那白晶晶的水來潑向他的眼睛和鬚子上。他扯起長布衫的衣裾來揩乾了，急忙穿好草鞋，然後跑到那掛着一個被烟燻黑的木頭神像的遠角落裏。

他做完了禱告，就套上一件寬大的帆布外衣，把一隻皮袋拋在肩後，袋裏的一副磨得飛快的鑿子碰着那鐵水壺就鏗鏘地響起來。然後他從床底下拉出了一柄鶴嘴斧，用溫暖的手指撫磨那已拿得光光的柄子。

工人宿舍剛剛醒來，兩層的床框碾軋着，有打呵欠的，有在抱怨他的長靴被人偷跑的。汽笛又在叫鳴了，但尼哥諾爾已準備好要上工去。他從床褥下抽出那包包在破布裏的碎麵包，把它放在掌上想了一會，就把它對半分開，把一半放在皮袋裏，另一半包在破布裏仍放回床褥下。已經走到門口，再想想，又回到床框前，從床褥下抽出那布包，也把它塞進皮袋裏輕輕地呢喃着

『要偷跑的，可咀咒的！』

尼哥諾爾負正了皮袋子，把那捻軟了的麵包團子吞下，他看到他的兒子奧斯達勃睡的那個床位已空了，他摸摸鬍子驕傲地想道

『汽笛沒有叫就跑了拼命的好兒子！』

他望礦坑開着快步。搖搖鶴嘴斧，目不旁瞬地趕着路，被他趕上同伴們，也不停一停，只邊走邊和他們打招呼。他急急先趕到坑口去佔第一個位子去。

當值班的打了信號要把人和籠。●降下去時，人們和籠子鏗鏘地碰響着那鐵執手，尼哥諾爾兩手攔住進口，不讓一個坑工走在前頭。給他佔到一個靠邊的位子，以便當昇降機降下去時，他可以第一個跑出去。

礦工哥華爾推開同伴們，恨恨地向尼哥諾爾道：

『祖父，●看，你兩腳伸直時，你說要把你拼命來的那點遺產或是嫁妝留給誰呀？你說！』

尼哥諾爾不作聲，只把濃眉額皺一下，鐵的鶴嘴斧刮刮籠子就完了。他跪下去，因為升降機對他還不夠高。尼哥諾爾看看那在礦井上釘着柵柱的狹牆怎樣向他跑開去，他

●礦坑中供人上落的鐵籠。

●俄國人平常對老年人都稱為祖父或祖母。

在想今天什長●要給他一塊怎樣的礦層去掘。『柔順一些的，容易把煤掘開的就好了。那可能掘二十車吧。』

井牆跑得慢了，發汗的檣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原來升降機就是沿着這些檣樑滑下去的，那爛木和永不乾燥的泥氣這時已可感到。尼哥諾爾站起來闔背塞住了出口，舉起了腳。籠一觸地他就跳出去，沿着那礦坑場的滑石道向工賬房什長那邊跑。

他邊跑邊聽到了自己那被指定的工作所在地。他並不順着平穩的坑道走，爲要縮短路程，他因而攀着爬着、跑着，他那皮製的褲腿滑過那通氣道、關着的傾斜坑和斜坡。他只怕空耗了可貴的時間。

——昨天晚上奧斯達勃那件幻想了一整年的事情發生了。他下工後，那戴鐵框眼鏡的白頭會計把月薪塞給他於是他就跑到那高個子，細長頸的什長布德洛啓那裏，胆怯地問道：

●什長(foreman小頭)

吧？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一個人沒有朋友過得真難受，或許你肯和我同玩一次

吧？』
什長搖搖那旋轉不定的細長頸子，摸摸那凸起的喉頭，嚴肅而沈着地回答

『親愛的，沒有時間。我忙得很，我不能夠同你去啦，朋友。』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請吧，』奧斯達勃央求着，他想到一切幻想就要破滅時，不覺感到兩腳發冷。

『不，朋友，無論，無論如何都不能夠。』

『我們去此不遠，』奧斯達勃放低聲音說，『我對任何上面都不愛省儉的，我化五個盧布，弄一些現成的東西燒酒、啤酒和一些可口的酒菜。』

『不，不能夠，要化很多時間。你看難道只要化半點鐘就夠了嗎？』

奧斯達勃覺得又有了希望，就又鼓着勇氣湊近什長耳邊輕輕說

『還爲何備有一點禮物呢，米哥洛·尼哥洛維啓。』

什長布德洛啓輕輕地推開粗工奧斯達勃，動了動喉頭，他那紅眼臉垂下來緊蓋住昏糊的眼睛，強作威嚴地說

『你看，一纏住了就擺脫不開的。雖說是不能夠，委實是不能夠，但有什麼辦法呢，只有去啦。不過你要知道，這全是爲你呀朋友。』什長環顧了一下說。『噢，你先走罷，我隨後就趕來。去把一切準備好。』

他們在亞剛塔梭夫酒館裏那把房間隔開來的棉布幕後面會見。

桌上許多酒瓶在模糊的發青。燒酒在白玻璃瓶上迷幻地波動。錫盤上有一些紅蝦展着蛛爪，好像要爬到那盛着鹹黃瓜、肉和鹽菜的盆上去似的。酒杯冒着白沫。屏風後面呻吟着巴洋琴。●油污的壁紙上有許多油蟲啾啾地在爬。

奧斯達勃截胸倒在桌上。他的頭發昏，這也許由於他從未見過這樣的盛筵，也許由於他要準備向什長開口的原故。

●巴洋琴 (Bayan) 是一種有六排琴鍵子的手風琴。

『不能馬上開口。』奧斯達勃考慮着『讓他喝醉了，高興起來時再對他說吧。』

酒泡從新又在酒杯上佛騰，燒酒閃着白光，什長的喉嚨格格地在響。奧斯達勃看定布德洛啓經的嘴巴。當他向杯裏吸了一口，伸出長舌頭在舐嘴唇時，奧斯達勃隨手拿了一片又在叉上的鹹黃瓜，很快的折了蝦鉗子，剝開紅蝦殼，於是就好吃那丟在牙上就會冷融的嫩蝦肉。他心裏在痛惜許多好酒菜却一次就要吃光。

什長夾動着頸骨，摸摸凸出的喉頭，醉了。他抱住了奧斯達勃的頭頸啜泣着說

『親愛的，你去請主人吩咐奏一曲「海鷗」吧。』

●在俄曲中有幾種海鷗曲此地所指的是

清晨迸發湖水紅

潮——海鷗飛也飛

自由空閒她多得，

陽光耀映銀樣翼。

美麗海鷗何時擊，

她死競競蘆葦側。

無名獵人何玩弄

傷鳥不顧潛山峽。

窈窕奇女若海鷗

寄寓湖上靜悄幽。

何來生人入她魂

幸福——命今獻呈。

幼年亡腔海鷗命

獵人戲弄毀無剩

一生青春永破碎，

無命無信無辛力。